

· 信札整理与研究 ·

桂馥、武亿、何元锡致黄易九札考释*

薛龙春

内容摘要:黄易是十八世纪后期金石学的关键人物之一,所藏汉魏拓本为一时之选。他长期在济宁的运河厅任职,结纳南来北往的地方官员、金石学者有极大便利。本文就新见桂馥、武亿、何元锡三人致黄易书札九通,略作考释,其中所涉及的金石信息的互通、天柱山铭与嵩山三阙椎拓事务的安排、访碑图的制作、《山左金石志》的编纂等,皆有裨于乾嘉金石学的研究。

关键词:桂馥 武亿 何元锡 黄易 乾嘉金石学

在十八世纪后期访碑、收藏与研究活动中,黄易(1744-1802)是最为重要的参与者之一。自1778年担任运河与黄河官员起,他大部分时间都驻于济宁,潘庭筠铭其墓有云:“济宁为水陆交冲,驿使星轺,如少司寇王述庵、宫詹钱辛楣、制军毕秋帆、观察孙渊如及翁覃溪学士、阮芸台相国视学山左,皆旌节频临,检阅储藏,讲论互勘。”^①除了像王昶、钱大昕、毕沅、孙星衍、翁方纲、阮元这样的高级官员与重要学者,黄易的社交圈中也有大量低级官僚、幕友与布衣学者,一如翁方纲《黄秋盦传》所云:“四方嗜古之士所得奇文古刻,无不就正于君,以是所蓄金石甲于一时。”^②正是这样庞大的社交网络,成就了黄易四通八达的金石之缘^③。

* 本文系浙江大学文科教师教学科研发展专项项目“小蓬莱阁同人往还尺牍研究”成果之一。

①潘庭筠:《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钱唐黄君墓志铭》,魏谦升钞本,在浙江省博物馆藏黄易《山水卷》拖尾。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:《中国古代书画图目》第11册,文物出版社,2000年,第603页。

②翁方纲:《复初斋文集》卷十三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5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年,第472页。

③对此,赵魏曾经不无羡慕,《致黄易》有云:“金石之缘,至兄而四通八达矣,弟安得不妒?”国家图书馆藏《黄小松友朋书札》第13册。

桂馥(1736-1805),字未谷,曲阜人。乾隆五十五年(1790)进士,嘉庆初选云南永平县知县。武亿(1745-1799),字虚谷,偃师人。乾隆四十五年进士,五十六年谒选,授山东博山县知县,不久拂上官意罢职。何元锡(生卒不详),号梦华,钱塘人。候选县主簿。娶于孔氏,尝于曲阜访求汉刻。三人官皆不达,然于乾嘉金石学颇多贡献,本文就新见桂馥、武亿、何元锡三人致黄易书札九通,略作考释,为其时金石圈的活动提供新资料。

一、桂馥札一

画理益深,妙妙。图中四人,我两人与覃溪、芝山二公也。一笑。承惠《汉印谱》,多向所未见,容静中细审,另报。馥所集《缪篆分韵》,昨接京信,知司马舍人(名亶)出二十金,江秋史侍御出十金,刘明府(名大观)出二十金,秋冬之间便可刻完。重订《三十五举》,有郑三兄(名光猷)独任之,不过三十金,即附《缪篆》后,俟印来当寄上。近欲添补遗一卷,乞向南北友人转借汉印,不拘三印、五印,见印一纸寄示,日积月累,自足成书。《郑公像》奉上一本,《天柱山铭》求之半年,未得其便,因地方官俗物,不足谈,故默默尔。今得一富家,颇可托,所居去天柱山十里,应用杉杆绳索皆可借用,俟秋凉可遣一拓手来,即住其家,此事可办矣。韩、蔡书经眼最少,韩已见一斑,尊藏蔡碑,便中思假一看,交拓工携来,看过仍带回,或不至损污。馥暂署掖学,冬底仍回省城监院。昨至登州,得见海市。附及,一快。^①

小松九兄公祖大人

愚弟桂馥顿首

按:札中所言画作,当即黄易所绘《筇屐访碑图轴》,款识云:“自官山左,恒在济宁。无论观海登山,渺不可得。即石交若未谷,亦未得过从。兹当盛暑,想未谷在历下时纳凉龙洞,放棹明湖,其乐无极,今乃摄篆莱州,恐未必如昔游之盛。他年得暇,定与未谷短筇腊屐,剔藓扞苔,幽远必穷,快观名迹,以遂生平之志。预为是图,共坚盟约。乾隆壬子长夏,钱唐黄易写于济宁官舍秋影行龕。”^②本札当作于乾隆五十七年(1792)夏日桂馥收到画作之后,时桂馥署掖县训导。画中四人,桂馥戏称“我两人与覃溪(翁方纲)、芝山(宋葆淳,1748-?)二公也”。此时黄易到任山东已经四年,但尚未有机会与同在山东的桂馥共同访碑,故作画以坚盟约,桂馥则悬想画中人物与访碑妙境。有论者以为黄易访碑图皆为实录,事实恐未必如此。

^①故宫博物院藏《小蓬莱阁同人往还信札》第1册。

^②画作见于中国嘉德2010年春拍。

据札,桂馥此际在友人司马亶、江德量、刘大观、郑光黻等人的赞助下,拟刻《缪篆分韵》并附重订《三十五举》。因补遗之需,乞黄易向南北友人转借汉印。桂馥《缪篆分韵补序》云:“友人沈向斋、黄小香、陈明轩、沈二香、刘松岚、江秋史、司马达甫各出金助刻,陈仲鱼为之缮写,章邱焦绿轩释文,芝山取此本至京师,付旌德李生刻板。”除了刘大观、江德量与司马亶,他还提到了客居山东的沈可培、黄畹、陈秉灼与沈默。然此书之刷印,则已在刻板多年之后^①。

札末言秋间黄易可派搨工来搨《天柱山铭》,铭在山东平度州境内天柱山之阳,为北齐郑述祖所书,又有《郑文公碑》,是郑述祖为其父道昭所刻。所言一富家,下札提及者乃掖县县令汤惟镜。又,桂馥所赠东汉郑玄像拓片,在云峰山,为其所搜出,详下札。翁方纲本年四月九日曾有一札,向黄易咨询郑司农像^②。嗣于本年夏日将罗聘乾隆四十五年(1780)所追摹郑玄图像勒石,嵌在掖县北海书院之儒林讲堂西壁^③。

所云“韩、蔡碑”,即唐人韩择木、蔡有邻(皆活动于开元、天宝年间)隶书碑刻。桂馥隶书癖香唐人,于韩、蔡碑搜集不遗余力,所借黄易藏拓当为蔡有邻隶书《尉迟总管碑》,此碑得于乾隆四十七年(1782)六月,时黄易在商邱河工,友人陈焯赠以拓本,黄易摹汉印以报^④。

二、桂馥札二

打碑人来,即遣往天柱山,住数日,空手回,云并无古刻。问其山形,乃误入掖县境内之大泽山。复令人导往,始拓得铭来。《郑文公(名羲)上碑》即在天柱山之阳,黄姓不肯搜寻,遂遗之。欲再遣往,彼有难色,抑郁而罢。馥亲登云峰山,搜出郑公《论经书五言诗》,土石埋数尺,使村人掘出。又搜得《题名》一处,宋《崇宁题名》三处,《政和题名》二处,《郑公像》一处。所有云峰摩崖著录别纸。郑公《观海五言诗》有数字漫漶,幸有天启中指挥李宗仪重刻,在云峰之阳,字皆完好,再三令拓一本,以校原刻之阙,竟不听。此事汤公颇尽力,差家人同往监拓,为备饭食,供给纸墨,无不应付,而黄姓反多支言蔓语。《唐府君碑》额上有像,令连像拓一二本,谆谆说过三五次,终不应。甚矣此人之不足与言也!来札云付银十两,彼云代买许多东西,又搨许多碑,皆此十两,安有馀银?益知此人之不中抬举矣。友人言,秦《之果

①桂馥:《晚学集》卷七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8册,第701页。

②翁方纲《致黄易》:“昨过高密,拟镌郑司农像,闻淄川有石本,兄知之否?敬祈示教。”见于广东崇正2017年春拍。字不真,信息可信。

③刘国斌修,刘锦堂纂:《(民国)四续掖县志》卷一《古迹》,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,第37页。

④黄易“宜身置前,迫事无闲,愿君自发,封完印信”一印边款。

碑》尚在，被人推入水内，天晴水清，俯视即见。在福山县界海边，土人多有知者。惜登莱无一同好，又不能亲至其处，付之浩叹。前在都门，宋芝山以《郭巨石室画像》见示，中有一像，众人在船上共举一鼎，系纆两耳，岸上人分牵之，脱一耳。芝山命为作跋，以不解辞之。昨看书偶得其事，《南越书》云：“熙安县山下有神鼎，天清水澄则见，刺史刘道锡常使系其耳而牵之，耳脱而鼎潜，继而执纆者莫不疾耳。盖尉佗之鼎也。”馥谓画像即此事，恨不速使芝山闻之，又无画像题其上，姑为执事述之。蔡碑三种奉还，张壁细看，似不及韩书，壁上有韩《告华岳碑》，在唐碑中自是上品。河南汲县西门太公庙有《太公吕望表》，曾拓得否？倘有副本，乞惠示。若无，则借看。近自号“老落”，苦无人为刻印，今备一小石求刻“老落”二字，横刻、竖刻惟意所适。惟眠食珍摄，不一一。^①

复叩头

上小松司马执事阁下

十月十六日，东莱

按：此札承前一札，作于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十月十六日。此际黄易搨碑人黄某至掖县，桂馥为安排天柱山诸摩崖石刻椎搨之事，其人以黄易所付银十两，不敷拓碑之用，故拒绝拓《郑文公上碑》《观海五言诗》及《唐府君碑并像》等，桂馥札中于此人怨言甚多。所云汤公即汤惟镜，江南长洲人，贡生，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任掖县县令^②。此次拓碑，“（汤）家人同往监拓，为备饭食，供给纸墨”，黄易嗣为作《云峰搨碑图》以为酬谢，画不盈尺，绘一人在架上椎拓，两人在下指挥。款识云：“莱州云峰山有北齐郑氏父子石刻，亮斋唐明府不惮荒远，扞崖剔藓，为余拓得，感其意作图纪之，钱塘黄易。”桂馥乾隆五十八年正月题跋称：“云峰山在莱州城南十里，而近多摩崖旧刻，从无毡墨之役。亮斋四兄来官掖县，始事椎拓，千年遗刻复出人间”；亦提及“黄小松遣一打碑人千里至莱州，请亮斋携示，欲得全本，因作图纪事”。^③在跋文后，桂馥还详列他所发现的云峰、天柱所有石刻及其位置，以示后之扞壁拓碑者。黄易所得《北齐天柱山铭》，后装潢成册，今藏故宫博物院^④。

札中所云《郭巨石室画像》即《孝子堂画像》，乃乾隆四十五年黄易于山

①《小蓬莱阁同人往还信札》第1册。

②杨士骧修、孙葆田纂：《〔民国〕山东通志》卷五九《职官》，民国七年铅印本，第18页b。

③国家图书馆藏。参见吴萌：《茶熟香温且自看——黄易〈访碑图〉研究》，中央美术学院2015年硕士论文，第65页。

④参见冀亚平、卢芳玉：《国家图书馆藏拓中的黄易题跋述略》，秦明主编：《黄易与金石学论集》，故宫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278-279页。

东肥城县孝堂山访得。此际据《艺文类聚》所引《南越书》考得画像故事，因急切地告知黄易。黄易所借蔡有邻碑，桂馥张壁与韩择木隶书《昭告华岳碑》相比，以为韩胜于蔡。札中又向黄易打听《齐太公吕望表》，亦隶书碑，黄易前后两次访得上、下二段。《小蓬莱阁金石目》：“《齐太公吕望表》，八分书并碑阴，太康二年，卢无忌文。此碑原在河南汲县太公泉，明万历年移置府治，久失。易于乾隆丙午获上段于卫辉府署與人小室中。辛亥秋间，又得下段，合而为一。”^①

札中桂馥自称近号“老落”，倩黄易为治印。黄易刻印有名于时，友人以得其所镌为荣，至有一索再索者，如赵魏曾自称“无厌之求”^②，乾隆五十九年幕游山左的吴友松（生卒不详）亦声称：“未谷言，海内刻印章者寥寥数人，先生其一家也。友松爱先生之画与印章，犹乎先生之爱金石文字，先生能以一画一印以副友松之望乎？”^③

三、桂馥札三

梦华来潭上同住数日，甫去，而运生来，尊书扁已张好，大为精舍生色。承惠画像，深感。梦华拓寄德州《高湛墓志》，墨色极佳，曾作跋尾，匆匆不及录呈。运生钞一纸去，可索看也。阮学台亦有意于金石，欲作《山东金石考》，此非一手足所了，惜同志无多尔。复自二月到省，稽留至今，监院一席，本如嚼蜡，且同事有不相下者，极不欲就，但恐难辞尔。闻省城东山有龙洞者，山水最盛，且多六朝题名，拟九月中携一打碑人同游，倘有新得，当呈鉴。惟珍护不一。^④

复叩头叩头，七月廿五日，灯下草草

按：潭西精舍在济南西门五龙潭，为乾隆五十四年桂馥等人集资修建，桂馥《潭西精舍记》云：“吾友陈君明轩（即陈秉灼）嘉其水木之胜，与小香（即黄畹）、二香（即沈默）诸君募钱于潭西，架屋为游息地。”^⑤札作于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廿五日，时桂馥在济南已近半岁，是否就监院之职仍在犹豫之中。据《潭西精舍纪年》“乾隆五十八年癸丑”条：“夏六月，凤台胥绳武燕亭

①南京图书馆藏《小蓬莱阁金石目》，稿本第四册，朱方格本。

②《黄小松友朋书札》第3册。

③《小蓬莱阁同人往来信札》第1册。吴友松的要求得到黄易的回应，苏州笃斋藏黄易《山水》立轴款识云：“向有恽正叔梅花便面，为归观察所夺，今作此并录恽诗，应秋鹤先生嘱，黄易。”当作于收到此信以后。

④《小蓬莱阁同人往来信札》第1册。

⑤桂馥：《晚学集》卷七《潭西精舍记》，第702页。

乞钱唐黄易小松题精舍额，曰‘七分水二分竹一分屋’，钱唐何元锡梦华跋尾。”^①札中所言扁，即此。梦华即何元锡，本年春日曾在济宁、曲阜，又至潭西精舍访桂馥，此时已在德州。运生即颜崇棨（1770年举人），曲阜人，喜考订金石，翁方纲、阮元先后督学山左期间，皆以文字相商榷，后官江南兴化县知县。桂馥此札为颜所转寄。

札中提及《山东金石考》，即《山左金石志》，为山东学政阮元与山东巡抚毕沅合力编撰。本年七月，阮元到任，桂馥前趋拜谒，故知编书一事。此后阮元引何元锡、武亿、段松苓、朱文藻诸人为助，乾隆六十年冬，是书草稿完成。阮元视学两浙，重为厘订，属赵魏校勘，并于两年后刊行。此书可以资经史篆隶证据者甚多。据札后钤印，黄易已为桂馥治“老落”一印。

四、桂馥札四

昨托运生转致一信，料不浮沉，未审比日起居何似。复留省日久，甚穷迫也。惠制台于万里之外寄一书来，要山东汉唐碑刻。唐碑散在各县，急切不可得，欲先将曲阜、济宁汉碑为报。曲阜碑已托运生料理，济宁碑乞命打碑人全搨，工本若干示知酬之。望早寄来，欲就一妥便寄京也。惟保爱，不宣。^②

复叩头

按：本札当作于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廿五日之后不久。所云“昨托运生转致一信”，即上札。惠制台即惠龄，蒙古正白旗人，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任四川总督，此际要山东汉唐碑刻，故桂馥请颜崇棨、黄易分别协助拓致曲阜、济宁二地汉碑。于此亦可窥当日高级官员委地方拓碑情形。

五、武亿札一（图见封二）

顷一札自省中付去，内有鄙著数册，晋斋两小刻并入一函，亿辄意其不达，因更草此，以烦视听。属闻阁下去岁返自都中，为政之暇搜辑编著，必有奇观，然私计不肖承阁下眷厚，于今已三年，虽舛陋未希执友之末，但恃在契义，从未睹大君子有所垂教，岂于凡材秘惜不宣耶？抑诚恳未足以动耶？皇恐皇恐。前承惠武宅山一大碑，中凿圆孔者，搨墨太重湿，文字皆不辨，如著录已释出，得其文理成句者，烦抄寄为要。少室东阙铭及他阙铭字，并遵盛指拓去，阻远恐有耽阁，须示及，趁今岁犹可亲摹也。亿居家索寞，赖得鱼山数通问，以作面谈，惟不得邀阁下手

^①桂馥：《晚学集》卷七《潭西精舍纪年》，第5页。

^②《小蓬莱阁同人往来信札》第1册。

记,良用为憾耳。瞻近无期,益劳翘企依依,不悉。^①

上小松先生阁下

亿顿首再拜,三月初二日

按:黄易所寄“武宅山一大碑,中凿圆孔者,搨墨太重湿,文字皆不辨”者,即乾隆五十一年(1786)黄易于嘉祥访得之《武斑碑》,然所赠拓本湿墨粗劣,至无法辨出何碑,只得称“武宅山一大碑”。武亿跋《汉敦煌长史武君碑》亦云:“黄小松旧遗余《武氏碑》,字殊漫漶。询之小松,乃以近所刻《释文》与洪氏对勘者,计存三百十二字,较洪氏存四百八十字,已少一百六十八字矣。”^②所谓“询之小松”,即本札所言“如著录已释出,得其文理成句者,烦抄寄为要”。乾隆四十二年,赵魏曾详细指导黄易制作精搨本的方法:“大凡搨碑纸须白而薄,墨宜淡而轻,以细绸裹毡绵软物,如妇人粉扑状蘸干墨扑之,则轻均如蝉翼矣。”^③然此际武梁祠碑刻及画像索求者甚众,须批量椎搨,黄易亦无法保证质量。

札中提及“亿居家索寞,赖得鱼山数通问以作面谈”,鱼山即冯敏昌,广东钦州人。乾隆四十三年(1778)进士,改翰林院庶吉士,散馆授编修。据《武亿年谱》,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,武亿三月家居唯乾隆五十二年^④,故本札当作于本年三月二日。

武亿信中称,嵩山少室东阙铭及他阙铭文字“今岁犹可亲摹”,至本年九月,他收到黄易所寄玉版连纸一束,允诺于十月间属其弟前往登封椎拓,随后寄去^⑤。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,黄易致陈灿(生卒不详)札有“《嵩山三石阙》续得多字,快幸之至”之语^⑥,其拓本或即武亿所寄者。黄易极为重视嵩山三阙铭文,在收到武亿拓本之后,他又于乾隆五十九年三月获得《太室石阙铭》《少室石阙铭》《开母庙石阙铭》《嵩山请雨铭》的精拓本^⑦。尽管如此,黄易并未满足,嘉庆元年(1796)九月他携拓工亲往嵩山访剔,在嗣后写给赵魏的信中,他详细报告了一些新发现:《少室阙铭》下又得一“伊”字,且拓得其上其前及阙侧五行;中岳庙前两石人前拓无字,今从东石人冠顶上得一分

①苏州笃斋藏。

②武亿:《金石一跋》卷一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892册,第566页。

③《黄小松友朋书札》第3册。

④陈鸿森:《武亿年谱》,《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”集刊》第85本3分本(2014年9月),第511-514页。

⑤武亿:《授堂文集》续集卷九《与黄小松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66册,第161页。

⑥秦明主编:《故宫藏黄易尺牍研究·手迹》,故宫出版社,2014年,第98-101页。

⑦秦明主编:《蓬莱宿约:故宫藏黄易汉魏碑刻特集》,故宫出版社,2010年,第44-51页。

书“马”字,真是汉迹。并说:“弟行千里得此一字,虚谷(即武亿)云此是千里马也。”^①一字之获,快意如此,不难想见当日学者对金石遗文的狂热。

六、武亿札二(见图1)

小松九兄大人阁下:

比日南旋,营护大事,已就绪否?今冬嵩洛之游决成行否?亿在济南近忽数月,丛冗无状,承纂《山东金石志》,仅编唐宋二代,会阮督学移节,亿决不能远从,固谢归临清。岁暮归家,兄如惠然北来,一成良晤,鸡黍之约尚能仓卒作主人也。王秋旆补偃师,欲邀亿在家主两程书院,穷年奔逐,若幸少息肩,亦是快事,但不可必尔。明岁亿仍就清源之约,二月间必当至馆,相隔益与兄远,未审何日得遂继见,言之怆感不已。伏惟以时珍重自爱。^②

小松九兄大人

亿顿首,九月十六日,历下小沧浪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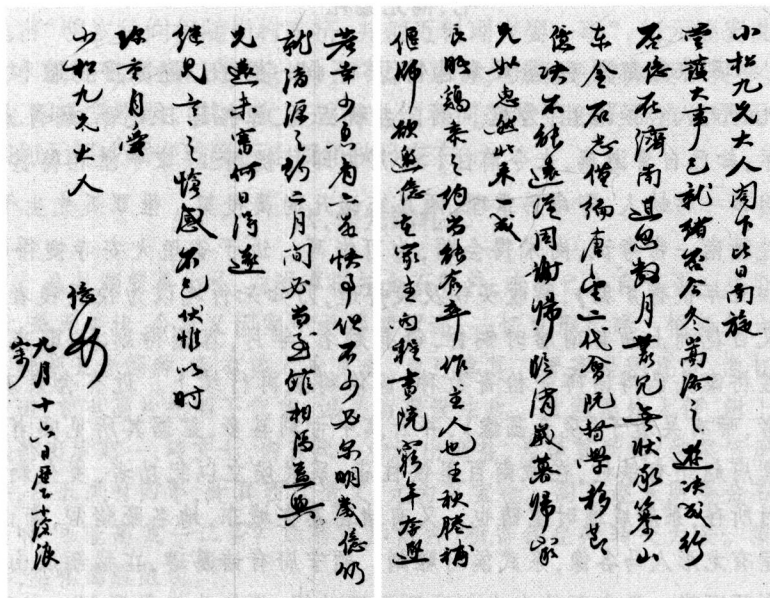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

按:乾隆六十年(1795)闰二月黄易丁艰,七月南旋葬母,札作于本年九月十六日,武亿时在济南纂《山左金石志》。本年八月,阮元自山东学政调任

①黄易:《致赵魏》,故宫博物院藏张廷济录本,《故宫藏黄易尺牍研究·手迹》,第42页。

参见黄易:《嵩洛访碑日记》“九月十三日”条,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。

②《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》,台湾世界书局,1954年。今为杭州冯阳藏。

浙江,武亿未能远从,预定岁暮返回偃师,其时王复(1747-1797)补偃师知县,邀其主家乡书院,然武亿仍欲于年后赴清源馆席。札中询及黄易本年冬日嵩山访碑能否成行,按黄易本年自南方经过苏州、无锡、常州返北,已是十二月中,其嵩洛之游至次年(1796)九、十月间始得成行。嘉庆元年,时任山东运河道台孙星衍《致武亿》有云:“顷以防汛到工。小松约在八月初来作嵩山之游,并拟奉访,惜弟不能追随也。”^①然本年七、八月间,河东河道总督兰第锡(1736-1797)忽差黄易前往江南视河,故稽迟一月。黄易《与郑震堂》云:“因孙观察嘱办《寰宇金石目》,急欲告成,无日不事笔札,致未如愿。满拟书成后八月中旬践约赴曹,再作嵩洛之游,讵江南漫口,蓝河帅在忧闷之时札嘱往看,弟虽不欲久留,而旧日受恩最深,势不能不作速前往。”^②直到当年九月六日,黄易始携搨工二人自兰阳渡河,驱车径往嵩山。至十月十日,返回济宁。此行搨碑五百馀,得旧搨本四十馀。游龙门时,武亿、王复皆作陪,黄易嗣为王复作《龙门揽古图卷》^③。

七、何元锡札一

别来忽忽两年,虽尺素达情,终不如一握手。迩来序入暄和,伏惟九哥大人台候增胜,为祝。弟自去秋回里,原拟即日赴晋,嗣得家君手示,知己自晋游燕,未令前往。子月内即挂帆西江,家中丞相待甚优,适启事一席缺人,即命弟掌理,两月来诸凡尚属投契。惟覃溪先生于去冬赴赣南一带考试,尚未得会晤,为可怅耳。近于省垣大安寺搜得《吴太和五年铁香炉铭》,称收买铁及钱打造,乃知朱竹垞以为铁仄钱者非也。又百花洲上尚有南唐时铜钟,铸有题名、年月,容搨得副本,即当驰寄。兹将案头已得诸碑先检寄数种,馀俟将来再行续上。近有舍亲滇南来者,带有吴道子《观音画像》,并云滇中古刻甚多,兹据其所见闻者云:大理府赵州有铁柱,在城南百里铁柱庙,系武侯立以纪功者,岁久剥落,此时所存,系唐咸通时重铸也。又有诸葛寨在城东,地名豪猪洞,南山顶石壁有龙形人马各像,系武侯时雕刻。顺宁府有诸葛碑,在猛缅凤山,文藓剥不可辨。又有石柱在右甸达丙里田畦间,相传为武侯所制。有昭通府镇雄州有仙碑,在城北境火头坝口,篆文极奇古。以上各刻惜路途辽远,不得购搨,即渠有一二种已得者,亦以行色匆匆,未能一见,不识足下能致之否?弟此间耽搁不过年馀,明岁秋间仍随雨村来济,并就近料理完娶一

①故宫博物院藏。

②北京艺术博物馆藏。

③参见《嵩洛访碑日记》“九月二十四日”条。

事也。嗣后如惠书，附翁学使处转交，总可接得无误。再：前此所恳书画印石并望早寄。至南田翰墨，弟此番并未带出，统俟将来赴东时奉报可耳。兹乘羽便，草草奉候近福，未尽所怀，临池神溯。^①

小松九哥大人执事

愚弟何元锡顿首，新正廿九日

按：本札既云去岁子月（十一月）挂帆西江，又云翁方纲去冬赴赣南一带考试，知作于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正月二十九日。翁方纲上年十一月按试江西，有《仲冬自南昌按试吉安、南、赣诸郡登舟有述三首》^②。札中所言家中丞，即时任江西巡抚何裕城，何元锡往依之，为掌书札事。

札中告知在杭所见碑刻，及耳闻滇南碑刻，并寄拓片副本。又云：“前此所恳书画印石并望早寄。至南田翰墨，弟此番并未带出，统俟将来赴东时奉报可耳。”按，黄易“梦华馆印”款识云：“年来懒作印，有惠以铭心绝品，则欣然奏刀。梦华居士许我南田便面，可谓投其所好。挥汗作此，不自知其苦也。乾隆丙午（1786）七月，小松。”元锡所恳印章当即“梦华馆印”及“何元锡印”诸印，然至此际尚未寄到。

札言“明岁秋间仍随雨村来济，并就近料理完娶一事”，何元锡娶曲阜孔广菜女。据孔宪璜《孔氏大宗谱》，广菜字京含，号遐馥，乾隆庚子科举人，拣选知县，四氏学学录。其长女华适贡生仁和何季堂第三子候选县丞元锡^③。据札知何元锡成婚在乾隆五十四年秋日左右。

八、何元锡札二

八月朔曾具小札，内附潭报并金石等件，未知已入台览否？弟归里以来，殊无善状，今日又因家中丞葬期伊迩，一切更形忙碌。惟新得六朝唐人碑刻五十余种，多有前人未见者，为可喜耳。晋斋坐困在家，急切颇难就道，前有画片托阁下代售，谅必为渠设法也。兹因渠处人便，附上奉化县新出唐刻一、砖文七，内五凤一种近出海盐，为李某所得，按吴五凤无三年，汉五凤有四年，此真西汉遗文，尤为可宝也。阁下迩来所得金石定更富有，可能惠我一二否？如有寄示信件，祈寄铁生处转交为妥。肃候升祺，临楮曷胜依切。^④

秋龠九兄大人阁下

愚弟何元锡顿首，九月十二日

①《黄小松友朋书札》第6册。

②翁方纲：《复初斋诗集》卷三五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81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325-326页。

③孔宪璜：《孔氏大宗谱》，清同治十二年刻本，叶四至五。

④《黄小松友朋书札》第7册。

按：札作于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九月十二日，何元锡时已自曲阜携眷归里。何裕城上年调安徽巡抚，行次合肥时去世。此时何元锡正为营葬事。

黄易其时正安排赵魏北上济宁，并奉上路费五十金^①。然赵魏居丧，且“家中尘事垒起波翻，必须办清，方可脱然”^②，即本札所云“坐困在家，急切颇难就道”。何元锡此札与赵魏一札同时寄出，赵札云：“七月中，孔府之纪回济，有装好奚九画十帧附寄，谅已检收，恳为布置。前梦华所携，或者难销，乞存尊处，容弟来再商亦可。”即本札所言“前有画片托阁下代售，谅必为渠设法也”。黄易自官济宁，屡为南方友人如赵魏、陈灿、鲍廷博、金德舆等销售书画、书籍及古董^③。

九、何元锡札三

昨在济上，蒙九哥大人见爱之深，情文兼至，且得倚裳联袂访古扞碑，极人生乐事，感佩之私，实非楮墨所能罄述。弟自二十五日回至仙源，连日在孔林搜寻《礼器后碑》，杳不可得。今晨寻至林外东北，红墙根见一小碣，甚古，大半没入土中，弟疑为汉物，亲自手剔之，隐隐露八分书，急觅工掘至二尺馀，用水洗涤数遍，然后椎拓，额题曰“孔君之墓”四篆字，文八行半，皆残阙，孔君名字亦磨灭不可辨，惟文中叙孔子十九世孙，则亦泰山都尉、博陵太守之从昆弟也。归检金石诸书，此碑已载入赵明诚《金石录》，其首行“永寿元年乙未”在宋时已阙首二字矣。弟思既获此刻，岂可不急为收护，因请于圣公，移至圣庙同文门下，与诸汉碑并列，已许可，大约明日即可移至庙中。兹先将新搨本寄上一纸，并附素册，欲求九兄大人为弟作《寻碑图》以志古缘。如蒙挥赐，感幸何似？外又附《华岳题名》三纸，即《天和碑》侧也。又《独孤仁碑》额，亦尊藏所无，谨以奉上。另寄铁桥三兄一件，望即致之；又覃溪尊伯一件，恳即加封驰寄，为禱。灯下草草作书，即请近安，馀容续报。^④

小松九兄大人执事

愚弟何元锡顿首，三月初五日

按：札作于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三月五日，上年冬日何元锡自杭州至山东，本年春日在济宁与黄易相见，同拜济宁人故天长知县潘兆遴之墓。潘生

①黄易：《致赵魏》，见于北京保利2015年十周年秋拍。

②赵魏：《致黄易》，《黄小松友朋书札》第7册。

③参见薛龙春：《十八世纪后期文化商品的价格：以黄易的朋友圈为中心》，《中国书法》2017年第9期，第158-173页。

④《黄小松友朋书札》第11册。

前藏碑甚多,故黄易《得碑十二图》之《禱墓访碑图》题识云:“乾隆癸丑清明节,余同何梦华携儿子元长拜先生(潘兆遴)之墓。余默然禱曰:我辈好碑,与公同志,愿公神佑,庶有所获。未几,何梦华得《汉孔君碣》于曲阜,余得《汉画像标题周王、齐王》等石刻于嘉祥随家庄,移置洪福院。”^①

何元锡与颜崇榘在孔林红墙外见《孔君碑》,移置同文门,为本年三月事,阮元时为山东学政,《定香亭笔谈》记此事云:“梦华昔在曲阜,尝步行孔林外,得《汉孔君碑》,黄小松司马易为写《林外得碑图》。”^②黄易所作《林外得碑图》,即本札中所悬《寻碑图》。阮元《题何梦华元锡林外得碑图》小注云:“癸丑冬,元至曲阜,适黄小松之访碑人以见汉隶残石来告,元亟命掘昇至试院,手剔其文,乃熹平二年石也。”^③是何元锡得《孔君碑》后,黄易于本年冬日又得《熹平二年残碑》,为一时盛事。除阮元外,《林外得碑图》友人多有题诗,如潘奕隽《题何梦华林外得碑图》(注曰:梦华钱塘人,名元锡,于孔林墙外寻得汉永寿元年孔君碣,黄小松司马为作图)^④、谢启昆《题何梦华林外得碑图》^⑤、王昶《题何上舍梦华得碑图》等^⑥。

札中附寄《华岳题名》及《独孤仁碑》拓本,并祈转寄李东琪及翁方纲。翁、李与何、黄甚熟稔,拓片交流亦夥。这种交流,既使新出金石的信息在朋友圈内迅速传播,也促进不同学者针对同一对象进行细致的研究,他们的观点有时完全相左,却得以共处一堂^⑦,乾嘉学术的气象从中亦可窥得一斑。

【作者简介】薛龙春,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。研究方向:16-18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史、尺牍文献。

①天津博物院藏。

②阮元:《定香亭笔谈》卷二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138册,第467页。

③阮元:《擘经室集》四集诗卷二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9册,第307页。

④潘奕隽:《三松堂集》诗集卷六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9册,第157页。

⑤谢启昆:《树经堂诗》续集卷一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2册,第371页。

⑥王昶:《春融堂集》卷二二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37册,第577-578页。

⑦如黄易所编《小蓬莱阁金石文字》中,收入当时学者对于同一碑刻在真伪、时代、释文、考证等各方面的意见,互相之间时有不同意见,如翁方纲认为黄易所收宋拓《幽州刺史朱龟》是重刻本。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3辑第1册,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6年,第560页。李东琪不同意翁方纲关于《祀三公山碑》的释文,参见李东琪:《致黄易》,《黄小松友朋书札》第7册。

項一札自者中附去內有部著數冊音齊
兩小刻併入一函傳輒意其不適用更草此
以煩
視聽屬聞
閣下去歲返自都中為政之暇搜輯編著

必有奇觀然私計不肯承

閣下眷厚於今已三年雖命陋未敢希

執反之末但博存

真義從未親

大君子有所

垂教豈於凡材秘惜不宣耶抑誠懇未足

以劾邪皇恐皇恐前承

憲武定山一大碑中鑿圓孔者揭墨太重

濕文字皆不辨如

著錄已釋出湯其文理成句者煩抄寄為

要少室東園銘及他園銘字并遵
盛特拓去阻遠恐有舛闕故
云及趁今歲猶少親暮也佳借家堂冥
較得魚山數通問以作而談惟不得遠
閣下手記良用不憾耳將近無期蓋皆

勉企依之不悉上

小松先生閣下

億頓首再拜

三月初二日

图：武亿致黄易信札

详参薛龙春《桂馥、武亿、何元锡致黄易九札考释》一文